

善化縣志

卷之二十三

人物一

卷之二十四

人物二



善化縣志

善化縣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

蝌蚪留虞夏遺文嶽麓擅荆湖名勝屈潭賈井扶風龍門每
多記述我

朝隆禮師儒廣厲學校封疆大吏接續振興景前躅而樹典型
託名山而垂著作言與功並立政與教維新鴻章鉅製流澤
孔長矣又况挹江山之秀杼軸皆靈觸忠義之懷風情尤勝
采而輯之孰非不朽之盛事也哉志藝文

賈誼傳

漢班固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悅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尙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

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
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
爲長沙王太傅誼旣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作賦以弔
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
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喻誼爲長
沙傅三年有鵬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誼旣
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能長乃爲賦以
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召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
感鬼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
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
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

問以得失是時單于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
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
欲匡建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
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屈原外傳

唐 沈亞之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事已盡於此太史公因
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者尤詳屈原瘦
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
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
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卽其
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

笥山作九歌託以諷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
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
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僑佹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
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
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託遊仙以
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
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盛
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
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爲蛟龍所竊今有惠
可以楸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
言世俗作糉並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珩者

泊汨羅江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
謂東門之可蕪珥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
江陵志又載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嬃廟至今擣衣石尙
存時當秋風夜雨之際砧石隱隱可聽也噫異哉原以忠死
直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散
故鶯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彷彿占斷於江潭澤畔蒹
葭白露中耳

與王樞使謙仲書

宋 朱熹 元晦

某麋鹿之性久放山林老入修門尤以爲苦雖苟憫勞之意
職務幽閒而其實則有甚難副者日夕悚思未知所以逃責
伏惟高明者有以教之則千里之幸也長沙版築不容中輟

軍屯未得專制皆不得不言者比已僭冒陳乞皆得旨施行
想今已有所處矣湘西精舍漕臺想已稟聞得一言俾遂其
役千萬之望昨欲廟祀一二忠賢以勵凡百已委官相視矣
不知亦可並垂念否二事皆關名教計所樂聞故敢輒以爲
請並冀垂察

答朱元晦書

宋張栻南軒

某幸如昨但自家第赴官極覺離索之思耳日夕不敢廢學
第覺向來語言多且只欲自作工夫讀所寄來伊川先生簡
語尤用悚然不知尊兄意如何每玩來書未嘗無警益愈恨
相去遠未得聚首耳中庸義近來細看誠者天之道以下尤
覺所解有功前面於鄙意尙多疑處今復旋具呈子重編集

解必經商量刻成願早得之此書極有益也傳心閣錄序語
誠贅刪之甚佳尤溪學記此本勝前前本大抵意不甚遠耳
某近爲邵州作復舊學記其閒論大學小學意亦相類錄呈
今猶未刻有所見教尙冀速示也嶽麓書院邇來卻漸成次
第向來邵懷英作事不着實大抵背向傾壞幸得其父再來
今下手整葺也書院相對案山頗有形勝屢爲有力睥睨作
陰宅昨披棘往看四山繚繞大江橫前景趣在道鄉碧虛之
閒方建亭其上以風雩名之安得杖履來共登臨也

答朱元晦秘書

宋張栻

某飲食起居皆幸已復舊向來且欲完養此數日方出報客
城南亦五十餘日不到昨一往焉綠陰已滿湖水平漫亦復

不惡方於竹閒結小茆齋爲夏日計雨潦稍定卽杖策其閒
也嘗令畫圖俗工竟未能可人意俟勝日往自平章之方得
寄性爾伯恭近脩人來講論詳悉如此朋友真不易得但論
兄出處引周之可受之義卻似未然又向聚處頗眾今歲已
謝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其謂來者旣爲舉
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於義大抵渠凡事似於果斷有
所未足耳誠之資質確實有志於是心實愛之但正宜爲學
不然猶未免爲才使今歸必首去求見某以乍出人事頗多
姑遣此紙早晚樞帥又自有人行也孟子解渠卻錄未必異
樞帥處卻將寫了當仍封呈餘幾爲道自重

與唐宗舜書

邑人

李文炤 朗軒

思慮紛擾而晰理茫如此吾人之通患然我日斯邁而月斯
征期相與不負斯言耳儀禮經傳之書如大禹之治百川不
必盡符洪荒之迹也然而九州攸同之功終必賴之但明洪
武間劉有年嘗進逸儀禮十九篇乃唐時所亡者今不可得
而見是亦千古之恨事也昏禮必告於廟此人情之至當左
氏所譏先配後祖恐正指此而言文公於儀禮傳記雖有存
疑之辭而於家禮已定爲告祠堂之制闕疑之心折衷之義
固並行而不相悖乎廟見非必以盈三月爲期也因時祭而
告於祖考耳天子諸侯之時祭嘗因卒獻之時而策命其臣
此可以類推矣注疏所列制度文物固不可廢但不無支蕪
迂悖之處朱子猶未暇一一修改倘踵事增華不無待於後

之人耶喪祭之禮雖竭力以考究之而苦於勉齋舊編失其體要而祭禮爲尤甚不揣固陋欲稍加增損以合文公所修五禮之轍聊以此意相商焉家禮之書大經大法固足以更化而宜民然其制度文爲之間所未安者亦多有之因輒率然爲論殆近百篇名之曰拾遺而鄉里則取鄉約一則學禮則取揭示釋菜儀二則以爲二卷名之曰附錄異日成書當以相質也陰雨連旬不能遠出昨稍晴霽而又以造冊之故不得不往城料理是以未獲一造尊廡不勝慨然裴令親亦煩以此意達之場期不遠如往省望維舟頃刻至寒舍一敘所欲言者亦非筆札之所能旣也

與唐宗舜書二

李文炤

昔承德音而以俗冗往城未及奉答所問皆聖學大端而淺陋何足以盡知之敢攄臆見以俟高明之裁擇焉誠之爲說莫詳於中庸然大約不過實理實心二義若通書之所言皆以理言者也第四章中之爲說亦莫備於中庸而未發之旨推極性原通書雖專就已發言亦舉用以該其體耳神之爲說則易屢言之矣如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則非天命而何哉蓋誠者理之原卽太極也中者性之蘊卽五行之各具也神者命之機卽陰陽之不測也以是推之而圖書之相爲表裏也明矣小學之辭誠便於誦讀然吾輩於詩學不甚精工翻覺堆垛成文無復風以動之之意異日俟玉友張先生相聚與之商榷當必別

出機杼耳明史是非大須討論如所疑數事亦其要者洪武
事不師古不可勝紀不使建文終喪者彼實不深知周公漢
文之優劣耳然而爲建文者恐當以聖制爲重祖命爲輕庶
幾權而不戾於經乎永樂之篡彰彰千古作明史者當每歲
書建文帝在某處而分注永樂之年號至仁宗卽位彼之興
復絕望而此之善政方新然後畧建文而正洪熙之統差可
以得其平耳景泰之立亦與唐肅宗宋高宗無異雖于少保
之才節不能有所匡正毋乃未聞道之過也李鄴侯力辭相
位其識殆加於人一等矣大禮之議聚訟紛然張楊諸公各
執偏見而未深察乎撫育推擇之不同則是秦固失之而楚
亦未爲得也蓋君臣之義父子之恩二者並行而不悖乃各

得其安當是時苟能列正德於七廟之內而祀興獻於別祠則公義與私恩交盡矣安得以宋仁宗之子英宗爲比哉舜受堯之天下而未聞廢瞽瞍之祀光武雖中興漢室而亦必承元成之統光武又似太過古人之權衡審矣至若兄終弟及禮之變也然既嘗爲君臣則兄弟一倫又在所輕觀展禽逆祀之論可見其概矣是卽兄弟數人相繼而立如吳子壽夢之類恐不得不以一人爲一代也但於昭穆之次又不相合此非率然所可決更思之可也儀禮二本謹以相付通書後序一篇亦並呈教

與唐宗舜書 三

李文炤

違教甚久晦明風雨無日不往來於心也伏讀尊諭足見切

問近思之至顧淺陋何足以知之聊據鄙意縷陳而待明者
之擇焉嘗謂儀禮之分經傳固朱子特創之例而推之太密
則亦未能悉協也今試觀於中庸之篇非學禮內所收乎其
間或論理或敘事錯出並見而後成文若以例分之則如亂
絲之不可理矣如所諭保傳篇文完字足渾然天成又何可
以割裂耶故愚所訂祭禮有經有傳者還之以經傳之舊特牲
少牢等篇是也有經無傳者存其經而不必湊他書以紀之如遷廟
是也有傳無經者存其傳而不必割他經以綱之郊社蜡祭庶
幾簡而易曉後世如有作者存此藍本自能因舊以爲新豈
必斷鶴續鳧而後爲備哉莊子之書少時甚好之自庚午見
王能愚先生之後則不敢揣心於此矣然其學大抵爲我之